



乔 迈

三门李轶闻

DE892

乔 迈

三门李轶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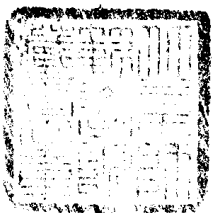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9055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1009053

责任编辑：杨匡满

三门李轶闻

Sanmenli Yiwe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0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5}{8}$ 插页 2

1985年1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700

书号 10019·3752

定价 1.50 元

序

乔迈是近几年中新涌现的报告文学作家。他根据自己的《三门李轶闻》改编的电影《不该发生的故事》在中国农村几乎家喻户晓。这位出生在长白山下的中年人身上，有一种农民的质朴和机智。

乔迈的报告文学取材相当宽广。从《“党员联系户”》到《骆驼祥子的脚》，从《闻鸡起舞者》到《大地总是热的》，从《光，向远方飞逝》到《忠诚》，他比较多地注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笔下大多是农民、工人、教师、基层干部、失足青年，为他们立传，写他们的欢乐与忧伤、思索与追求，写他们的心灵之美。尽管看起来没有多少重大事件，但同样展现了我们这个处于大变革的时代的雄浑壮美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奋斗、活跃在生活底层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身上体现的时代精神更为实在也更为深刻。

然而，乔迈并没有就此止步，没有满足于一人一事式的人物特写。他不断开拓着自己的视野，进而把目光投向牵动千千万万人心的若干重大的事件，并用“全景式”的手法，艺术地描述它们，锋利地剖析它们，纵横捭阖，淋漓酣畅，无情地鞭笞那些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形象的蠹虫蠹贼，放声讴歌

堂堂正正的人民英雄。这便是本书的压卷之作《希望在燃烧》。这样，在乔迈勤奋多产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昂扬奋发的基调，既有深沉的低音部，又有高亢的高音部，既有悠扬的独奏，又有宏大的混声合唱，交汇成一支壮美的时代的交响乐。

乔迈的报告文学创作，较好地接近新闻的真实性，政论色彩和尽可能丰富的文学手段揉合在了一起。

他的作品讲究构思，常有小说、戏剧式的情节结构的安排。短篇《忠诚》，显示了他写故事的才能，他善于用字里行间一连串的悬念去抓住读者，造成一种跌宕起伏的气氛。《光，向远方飞逝》以“王大珩教授脸色陡变，随即车转身，象一个小伙子似地一步飞跨两节楼梯，一口气跑到五楼”来开篇，以一位高龄教授对蒋筑英早逝的震惊引出蒋筑英非凡的才能、光一般纯净的品格和他艰难短促的一生。最后又回到：“王大珩教授举起一只拳头，额前的皱纹象一道道深邃的海沟和隆起的海脊……深红色的电话听筒从那位教授疲软的手里滑落下去，好象从无垠空间划过了一道光。”可见作者善于寻找一种角度，一种突破口，层层剥离，造成强烈的戏剧效果。

他善于运用生动活泼、机智幽默的语言，活跃在群众唇舌的语言，来作场景气氛的描写和勾划人物轮廓。在《三门李轶闻》中，他这样描写五个党员被撇在了两个作业组之外：

“大蛤蟆头烟又使劲地鼓起来了，烟雾先是升到棚顶，

再慢慢往下压，快压到人们头上了。人们的目光有点异样。沈书记越发奇怪。他猛然发现了，在大蛤蟆头的烟雾缭绕中，有五个低垂着的头。头垂得那样低，以致稍不注意就看不见他们，即使看见了，也无法看清他们的脸和眼睛。数九寒天，窗户上哈气成霜，可那五个人的发梢额角，却闪着亮晶晶的汗珠。”

多么精细的观察！情绪、气氛、人物心理都出来了。

在《蠹虫》中，他这样勾划一个反面角色在老百姓中的位置：

“目光呆滞、愁眉苦脸的二级农具手全有才忽然精神大振，一跃而为农机站‘文革’组长，再跃而为站‘革委’副主任，三跃而为公社书记，并靠把原县委书记诬为‘反面的杨子荣’，以及那著名的‘三敢’，就踏上了运城县委副书记的宝座。

“但世间的事情常常有悖人意。使全有才扫兴的是，那些看起来极好欺侮、脸色就跟这儿的黄土一样的庄稼汉们，对他的‘三敢’，并没有佩服到只有抄着手愣愣地出神的份儿。虽然那时极‘左’之风刮得中条山也在摇——山西省是产生‘大寨路’的地方呀！——但庄稼汉们的幽默感并没有丧失殆尽，他们肩着赶羊铲，或者拄着一柄镢，眯细了眼睛，慢悠悠地给那‘三敢’作注解道：‘敢宰羊哩，敢跳墙哩，敢拆房哩……’”

着墨不多，嘻笑怒骂之中，冷峻地活画出一个小人得志的“造反英雄”在群众中的孤立。

遏止不住的强烈的爱憎使作家在冷静的叙述过程中常常情不自禁地站出来，要插入自己的议论，这种议论又带着诗的抒情和哲理的意味。在《希望在燃烧》中，他这样描写五十一岁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组孩子似地扑向黄河时的心情：

“……啊！黄河！你这伟大的存在，伟大的感召！你一路前行，铁骑万里。龙门险，你就夺门而过；华山高，你就折转身哧笑东去；三门峡上你斩关夺锁，怒吼咆哮好象雄狮，万难不屈；水过孟津，你又敞开宽阔的胸怀，坦坦荡荡，万物也能包容。你一路前行，一路欢歌，大地给予你的，你又还给大地，那是连天的麦浪，芳香的果林，绿草地上花朵齐开，黄土崖畔多少璀璨的文明。但是黄河，你也知道自己有过过失吗？贤者之过，‘其过也如日月之蚀，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当你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越来越能够约束自己，越来越能够减少其害、增多其益的时候，黄河，你毕竟是我们的黄河呀！……啊，黄河！你是启迪，是呼唤，无论怎样，无论在哪里，你都给我们智慧，你都给我们希望。”

这样大段令人回肠荡气的带有政论色彩的抒情独白，在乔迈过去的作品中不多见，而在他的近作中明显增多。这也说明着作家饱满的热情和政治眼光。

文学性强是乔迈报告文学的特点。但他无论在结构的处理，事件、场景甚至生活细节的描绘上，都严格注意不离开报告文学必须遵循的真实的原則。作家的议论、抒情，对人物心理的刻划也用得恰到好处，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

避免那种浮泛的花梢的描写和对人物心理过分的揣摸。这样，乔迈的作品就显得既朴实浑厚又辞采洋溢，不雕琢，不失真。

在崛起的报告文学新军中，乔迈是有成就、有影响的一个。他正当创作力最旺盛的年华，大部分时间活跃在工厂车间、农家炕头，奔波于行旅之中，潜心于书桌之前。我们可以期待他向生活更深更广的领域进军，继续唱出我们时代的强音。

杨 匡 满

一九八四年四月

DE 8/22

目 录

序杨匡满(1)

三门李铁闯(1)

“党员联系户”(22)

瑰宝(33)

闻鸡起舞者(41)

脱颖(68)

骆驼祥子的脚(89)

有这样一对夫妻(108)

周斌和他的妻子(123)

祖国，我是你的儿女(133)

“古兰丹姆”爱上了“乌斯满”(145)

“乌斯满”新传(167)

大地总是热的(178)

光，向远方飞逝(193)

嵌在窗口的微笑(214)

美在心灵	(234)
她紧紧抓住今天	(244)
忠诚	(251)
蠢虫	(260)
希望在燃烧	(271)
后记	(330)

三门李轶闻

在公元第一千九百八十年早春时节，在我们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地面上的一个角落里，发生了一件很小的又是很大的，平平常常的又是非同凡响的，乍听之下似乎出人逆料、细细想来却又尽在意中的事。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消息象插上了翅膀，随着料峭的春风，迅速传往四面八方，在不同的人们中间，激起了不同的反应：有拍案而起的怒责，有幸灾乐祸的冷嘲热讽，有庄严的沉思，有含着苦笑的悲叹……

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落——散漫地分布在东辽河左岸一片大盐碱滩上的吉林省怀德县十屋公社三门李第四生产队——因此名声大噪了。

这是关于五个共产党员和他们的一段奇异遭遇的故事……

我们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位置

旧历庚申年——猴年——的春节快到了。汗如流水苦累了一年的庄稼人，兴高采烈地忙着杀年猪，淘米做豆包，

赶集买年画，换粉条子，买鱼，打酒。半天上零星地响着性急的孩子们提前燃放的鞭炮，空气中混合着淡微微的火药味儿，更使年关的气氛足了。

然而，这几天有一件事，比迎接春节更加吸引着三门李庄稼人的心，那是关于联产计酬、自愿结合划分作业组的消息。多少天以来，在积肥场上，在饭桌边，在月光和雪光照射的难以成眠的热炕头，干部们，老农们，父子、叔兄和小夫妻们，咕咕哝哝议论的都是这事。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包工包产到作业组，人合心，马合套，就不愁多打粮，多贡献，早富。但是，作业组怎么个划法呢？谁和谁在一组呢？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

终于，大队书记沈春亲自来村里主持召开分组会议了。他先召集本队的五名党员开小组会，要求大家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指示，特别提出，分组的时候，党员们不要聚堆，最好分散到各组去，以便加强党的领导。大家点头称是。然后，这才敲钟集合人。这是一个规模空前的社员大会，人们参加会议的踊跃程度可以同土改时候斗地主的大会相比美。平时总是显得过大而空洞的“队屋子”，此时嫌窄了。来的不但有劳力们，一家之长们，也还有爱凑热闹的小嘎子以及奶着孩子的妇女。大蛤蟆头烟象施放驱霜烟雾似地呼呼升起来，把临时换上的二百瓦大灯泡都熏暗了。然而，屋子里很静，没有往常开会那种没完没了的闲唠和打趣儿逗哏。

书记宣讲了县委的有关文件，又讲了大队党支部的建

议。那个建议很简单，就是根据本生产队劳力、土地和牲畜等情况，认为分成两个作业组比较合适。组划多了，人员不够角儿。

庄稼人心急嘴也急。沈春的话音刚落，有人就呼儿号儿地喊起来：“这个政策行啊！拥护！既是自愿结合，谁就插旗招兵吧！”一人喊，众人应。会场上，呼兄唤弟，喊朋叫友，乱成了一片。

沈春一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心里也觉着高兴，暗暗佩服中央的政策深得民心，作业组一定能划分得好，来年生产错不了，就又急忙讲了划组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希望把骨干劳力和弱劳力搭配好，避免出现一头轻的现象，别的地方是有这样偏差的。同时，作为党的领导者，沈春书记当然也没有忘记提醒大家发扬风格，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等等。

报名开始了。有人喊：“我们是田富组长！”接着，就哇哇地念了这个那个组员的名字。又有人喊：“我们是王占河插旗！”接着，也哇哇地念了这个那个组员的名字。大队书记一看，更觉高兴，这不是事先就有串联了么！可见人们对分组积极性之高，对党的政策拥护之热忱了。但是，刚才念名字的时候，会场太嘈杂，念的速度也太快，连汤水不落的，沈书记没有太听清楚都是谁和谁一组，只觉得恍恍惚惚好象田富那个组多数是姓冷的，王占河那组差不多都姓王，似乎还剩下了一些人没进这两个组。沈书记赶紧动员：“既是基本有两个组了，也好，就以他们为基础吧，看看，还没入组

的人，哪组要，要上哪组，抓紧时间报吧！”

听了书记的话，刚才热闹非凡的会场忽然安静下来，光剩下了人们使劲啞着嘴唇抽大蛤蟆头烟和分明是不那么自然的咳嗽声。沈书记感到有点诧异，便以诲人不倦的领导者风度，又讲了一遍政策条文，然后问：“都还有谁没进组？举举手吧，先拢一拢，看哪个组欢迎，自己愿意到哪个组去。都有谁呀？”说着，就在人们中间仔细审视起来。

大蛤蟆头烟又使劲地鼓起来了，烟雾先是升到棚顶，再慢慢往下压，快压到人们头上了。人们的目光有点异样。沈书记越发奇怪。他猛然发现了，在大蛤蟆头的烟雾缭绕中，有五个低垂着的头。头垂得那样低，以致稍不注意就看不见他们，即使看见了，也无法看清他们的脸和眼睛。数九寒天，窗户上哈气成霜，可那五个人的发梢额角，却闪着亮晶晶的汗珠。

中共三门李大队支部书记沈春的脸腾地红了起来，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掴了一巴掌。他看清楚了，那不是别人，正是本生产队的五名共产党员。看：身材高大、年纪五十开外的党小组长王才，复员兵、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荣凤春和刘清洲，河北人、壮年汉子王汉周和他的妻子、剪短发的王淑梅。对啦，正是他们五个人没有进组。在惶惑中，沈春想起了不久以前改选生产队长的事。他们这里硬是把党员队长荣凤春选掉了，换上了一个非党员。那是不是今天这种事情的先兆呢？是的。可惜自己当时竟没有留心。

沈春无奈，只好等脸红过一阵以后，勉强把心稳一下，很委婉地说：“我刚才看，还有几户等着入组的，都是社员，总不能甩出去几家，那样也不好。看看哪组愿意吸收他们？”

沉默。

沈春身上的不自在一分一秒地增长起来，好象浑身的血都在往外膨胀。再看自己那五个同志，脑袋越发垂得低了。

“看看……哪组……”沈春的声音越发微弱，以致连他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说话。

沉默，还是沉默。

屋子里这样静，连小孩子吃奶的声音都停止了。也不知道这样过去了多长时间。

“我们组就这些人啦！”忽然有一个人说，声音很低，语气却很坚决，使得全屋的人都吃了一惊。所有的眼睛都转过去看，却是刚才插旗的王占河。

“我们组也够啦！”又一个红脸汉子跟着高声大噪地嚷，“书记刚才不是讲让自愿么？我们就这些人自愿。”

这是封口了。眼珠不叫眼珠，真眼仁（人）呀！

五个共产党员是哪组都不要！……

当天夜里，这几个被抛弃的布尔什维克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了党小组长王才的家里。王才是这几个人中间的长者，有着近三十年的党龄，又当过二十来年的生产队长。这

位从八岁起就当半拉子、扛大活的老同志，当年曾是村里的一等棒劳力，后来又驰骋疆场受过伤，抗美援朝渡过江，在难忘的一九六七年，还戴着三尺长的“走资派”高帽子，在全大队被光荣游斗。如今，霜欺两鬓，英雄老矣！

但他真的老了吗？今晚，王才望着默默聚拢来的同志们，心里边一阵酸楚。他一个个地看着大家的脸，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愤愤不平。那个唯一的女党员、河北人王淑梅两眼红红的，呼吸之间还有抽咽声在。他想安慰他们几句，却又觉得无话可说。这时候，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二十七岁的荣凤春说话了：“这不是故意整人吗？咋的，一个不要！真把我们党员一碗凉水看到底了！上公社、上县，也得说道说道。”

“不假！”王汉周接过来了，他在河北曾经当过大队团委书记，很有点理论功底，说话喜欢提到纲线上认识，这时就操着一口河北腔说：“共产党领导一切，分组不要党员，这就是阶级斗争！”另一个年轻党员刘清洲听了，也就着高往上拔，大声说：“可不是咋的！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四个坚持！跟沈书记说说，他们自个成立的两个组不合法，得推倒重来！”

“我看倒不一定扯到阶级斗争上去。”还是女党员王淑梅实事求是些，“人家一多半怕是嫌咱们干活不行。咱也别强求人家，自己成立个组吧，架不住早点起，晚点歇，能总拉后？”刘清洲听了也说：“可也是！搞原子弹、人造卫星不行，真格的了，种大地，这么大个子，就干不了？”

七言八语，莫衷一是。王才听着这些议论，心里不住地翻腾。能扯到阶级斗争上去吗？当然是气话。真的是人熊、干活顶不上去吗？也不全对。他总觉得大伙没说到真正的原因上去。是没有看到？还是不肯那么认识？他想引导大家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就说：“咱这五个人，除我过了五十岁，三十上下的多，就是汉周也才四十六，正是庄稼人下力气干活的好时候。可这些年咱们都咋干的呢？我是党小组长，我清楚。你们也不傻，能不知道？不讲别人，就说说我吧。自个儿觉得年纪大了，在村子里边，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如今两个儿子在城里工作，活泛钱儿多，光自留地一年就收四石粮。自家日子过好了，就想当老太爷享清福了，管大家的事少了，地也不下了。不象个共产党员。今天会上的事，我有责任，我对不起党……”

老王才这一说，其他人都耷拉下眼皮。荣凤春年轻，受不了这话，赶紧说：“你老上岁数了，要怪得怪我们年轻的。我复员回来，庄稼活生了，好当甩手队长，对人态度又不好，挺横的。我结婚以后那阵，听社员有反映，说我穿的溜光水滑，骑个小车，见天婴儿婴儿地，东跑一趟，西颠一趟，干拿补贴工分，当时我还有情绪。把我队长选掉了，也不是滋味。如今看，这不是给党抹了黑么！”小伙子说着，流下了眼泪。

这一来，大伙都检讨开了。有说因为嫌前勤太累，甘心当了保管员的；有说年纪轻轻却操起鞭杆子当小猪倌的；有说利手利脚却不再下田的。是啊，我们这几个党员，除去淑梅不算，都当过兵，都当过生产队长，人人能说会道，可就